北史

二五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叚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内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

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
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
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
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
勲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揔
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揔管擊破之遂北至
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揔管及平江南授楊州揔管司馬轉并州揔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揔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
軍揔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

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摠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摠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元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

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
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
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
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小醜未服嚴
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
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
脫遇秋霖深爲艱㢢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

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
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
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
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
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
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
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
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曽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

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揔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争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刄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户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

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揔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

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幷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竝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揔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内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絶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

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

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黄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斃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

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
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
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竝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
年薄賦輕傜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
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算
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
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産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揔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

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

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
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賛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
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
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
仰視玄感每盡鋭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輙摧破會來護
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内
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
禄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
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
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閑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

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

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黙然不敢對從駕還東
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
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
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
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
東京上悲傷者乆之顧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
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内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彦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

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摠撿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衞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丁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

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翕然有媿色歷豳涇二州刺史並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揔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轝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君翊衞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見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

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鬭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揔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

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
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
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揔管使經略江南及伐
陳之役以行軍揔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揔管
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
厚轉桂州揔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
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
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
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
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揔管討平之

巂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遷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内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閒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爲如何法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住其閒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還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檦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揔萬機拜益州揔管長史賜以

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
領京兆尹稱爲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
淮州揔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
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
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
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
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揔管仍令
劒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
絶及與之决並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

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
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
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救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
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
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
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
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
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

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

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後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

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
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
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
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
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
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
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
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

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輙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鄖州刺史十七

年遼東之役爲馬軍摠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摠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摠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摠管楊義臣援

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捽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
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
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
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
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
子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
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闚天闕
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
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
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

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

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君羣臣皆稱善於是
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
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
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
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
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
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

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
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
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
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
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
兒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勍
敵如拾遺閿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
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

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勳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准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逆遭躓良有命乎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

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

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愨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
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
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
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
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
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
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
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
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
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

須以證定臣謂樂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樂而稱政平
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
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
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
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
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
所受秩奉散給僚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
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輙死流
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
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

之日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
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
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
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
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
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
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
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

責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謂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

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
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甞入耳以傲誕爲
清虚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
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
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
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

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毁舊店並令遠道限
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
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
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
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
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
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
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並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
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

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

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
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
免卒于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
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
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
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
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
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

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瘂又聾嫁之不佳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歳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歳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從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甚有惠政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梁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楊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

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並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

宗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餓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

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慴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

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眞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眞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因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
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
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
爲重俱稾成筭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
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
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
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
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
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
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

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
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
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
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
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
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
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慼嬿爾之親冒此苴
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

其端死士文贊貞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
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
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
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
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
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
以文薄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寶

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衘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 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

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竝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
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
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
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
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士
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
引爲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揔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
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必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其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

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

行軍摠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楢梲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寃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内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

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眞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逵擊賊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從于南譙因寓居之奫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

人郭子冀密引陳冠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奫賛成
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
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奫
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
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
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
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
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
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
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奫

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揔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脩生
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
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
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
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
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
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
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陳亡後從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
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
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
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並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
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儼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
忽相怪儼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
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
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
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
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

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賻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弒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

之士哀焉光字揔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
陳滅從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
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甞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値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歩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

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髙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隊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寳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摠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

等隂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
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
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
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
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
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
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
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
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

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先身無介胄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鬭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弃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

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摠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摠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

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及班師仁恭爲

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

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從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

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
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
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
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
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
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
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
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
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
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

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

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騏驎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

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揔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㑹
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
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
揔管突厥入境輙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
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
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
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
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
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

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擢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

眞梁敬眞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眞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粮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

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

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内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偽從别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内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

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
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
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
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
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
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兜獲其子島
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
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
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
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
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
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
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為煬帝
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
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

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

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粮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

賀蘭蕃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寧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吝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遂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

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佀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爲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揔萬機召爲左宫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

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摠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摠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瓛蕭巖據東吴地述領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摠管時晉王廣鎮楊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摠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發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賷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苾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

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

帝意會之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

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
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
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閺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
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
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
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
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
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

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
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
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
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
吹諡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
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
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
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

炫燿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卒傚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襖頭巾令深袹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袹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

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
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
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
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
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
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
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
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
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因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羇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楊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没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
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
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
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
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為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
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
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
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
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叛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
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刧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
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
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
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根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
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
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

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
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
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
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宫中
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
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從水
路西歸至顯福宫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
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宫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
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

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辟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

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

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鬭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侍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番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幷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温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

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

盛執帝于西閤化及以處通爲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揔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從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頽褥徙居新豐頽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甞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

律而偽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暱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爕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郡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

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栅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

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
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
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
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
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
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
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
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
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

特發中詔遣世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
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摠
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
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勌世充欲乘其
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
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
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

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
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
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
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
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
執密長史景元眞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
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眞鄭虔象等舉
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
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爲太尉
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

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閒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閒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以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

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爲盜帝令達
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鄃令楊
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
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
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
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
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
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

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沒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旣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旣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

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鴆毒竟而蚍豕醜類繼踵誅夷梟鏡兇魁相尋葅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